

南方论丛 / 张燕玲 张萍主编

文学

黄伟林 著

三维

广西人民出版社

南方论丛/张燕玲 张萍主编

文 学 三 维

韦林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南方论丛/张燕玲, 张萍主编.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4. 9

ISBN 7-219-05106-9

I. 南... II. ①张... ②张... III. 美学—文集
IV. B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3128 号

责任编辑 白竹林

南方论丛

文学三维

黄伟林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 530028)

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115 印张 2000 千字

南宁大板彩印有限责任

公司印刷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9-05106-9/I·782 全套定价: 120.00 元

目 录

世界	1
漫话弗洛斯特	3
中国	15
茅盾《子夜》论	17
钱钟书《围城》序幕论	24
金庸学论	30
周作人《闭户读书论》论	41
梁遇春散文论	49
张中行散文论	59
池莉“成人三部曲”论	78
何顿小说论	85
方敏《孔雀湖》论	95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形成和研究述略	100
略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	112
知青作家与 70 年代后中国文学思潮	120
通俗文学的内部特质、题材类型及其功能和局限	133

通俗文学客观存在及其历史演变	141
新时期通俗文学接受心理分析	150
90年代文学图书市场化进程	163
90年代中国电视剧：京、沪、粤三分天下	172
广西	183
漫论新世纪的小说新桂军	185
不断自我超越的广西壮族当代文学	198
广西散文创作论	203
广西三剑客论	210
宋安群小说论	219
蒋继锋小说论	224
鬼子早期小说论	232
周昱麟《世家》论	237
毛荣生小说论	244
潘大林小说论	247
秦忠小说论	251
黄继树《在龙脊上起飞》论	255
彭洋散文论	264
刘澍萌散文论	273
后记	279

世 界

漫话弗洛斯特

弗洛斯特成为美国的“桂冠诗人”实在是怪事一桩，他荣获四次普立策奖，美国参议院两次作出决议向他表示敬意，肯尼迪还请他在自己的总统就职典礼上朗诵诗作。可是，我们接触他的诗歌，既听不到惠特曼式的无所不包的声音，也看不到艾略特式的人类心灵的荒原；他的生活，不同于大多数美国人的热情奔放，自由不羁，而似乎东方式的，长年隐居在新罕布什尔的乡间别墅，恪守四时规律辛勤耕作，并因此还受到过“全凭直觉而缺乏艺术修养的乡巴佬”的指责。尽管如此，美国，一个极发达的大工业国家，一个由于其自身强大和充满希望而常常爱走极端的国家，一个青年人的天堂、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场，竟反常地被一个“爱唠叨”的老人征服了：弗洛斯特活了八十九岁，直到1913年三十九岁才成名，照中国人的说法已接近不惑之年，而从此之后整整半个世纪，弗洛斯特始终蜚声诗坛。

—

人们也许不相信，《牧场》这样清淡的小诗竟然会成为杰作被放在弗洛斯特各种选集的卷首广为传诵：

我这就去打扫牧场的水泉，

我只消把落叶一扫干净，
 (也许再等着看看泉水是否澄清)
 我不会去太久的。——你也来吧。

我这就去带走那小牛犊，
 它站在它妈妈边上。它太幼小了，
 妈妈用舌头舐它，它也要站不住。
 我不会去太久的。——你也来吧。

纯然的写实，甚至谈不上说明了什么道理，至多不过抒发了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并且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轻松愉快的调子并非诗歌的主题，它只是一种额外的收入，是诗人在叙事时无意中流露出来的情绪。这样的诗弗洛斯特还写了许多，比较突出的有《要谈话另有时间》、《通电话》、《给解冻的风》等。

《要谈话另有时间》叙述主人公耕作时听到朋友的呼唤，可他并没有放下手中的活计，也没有作出任何回答的表示，他仍然挥舞着他的锄头，并且想道：“要谈话另有时间”。《通电话》用的是弗洛斯特擅长的对话体，近乎直录地记下了一次通电话的内容。大概写的也是一种第六感官的感应力吧，情人之间心灵达到的默契，通过电话得到了证实。乍看，人们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设身处地细味之，却分明感到情趣。简言之，还是轻松愉快。

《给解冻的风》较上面几首似乎更带激情，我们的叙述语言可能会破坏诗歌的艺术感染力，还是抄录如下吧：

带着雨来，哦，喧闹的西南风

带着唱歌的来，带着筑巢的来，
给埋在地下的花朵儿一个梦，
让岸边凝滞的雪堆化成流水，
从一片白茫茫底下露出深棕，
但是不论今夜你忙些什么，
请冲洗我的窗，使它流动，
融化掉冰，也融化窗子，
融化玻璃，但留下那窗棂，
像把十字架留给它的隐居主人。
闯进我这窄小的窗棚吧，
让墙上的画幅晃个不停，
翻阅那哗哗作响的书页，
把诗句撒满一地，
再把诗人推出家门。

春天到了，万物都活跃起来，这时候，诗人又该做些什么呢？结句是回答了的：出门。郊游还是访友，不得而知。有一点却肯定了：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大自然的欢欣触动了诗人的灵魂，诗歌也得到户外去寻找。全诗洋溢的感情多么快乐欢畅。

如果我们非得从这些诗中探究什么微言大义，那无异于痴人说梦。但是，只要我们读了弗洛斯特这些诗，很容易地就激发起对生活的热情和对生命的欢欣。思考的结果，与其认为弗洛斯特这类诗象征了什么深邃的哲理，不如认为它只是一种生活的写实，一种灵魂的流露。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弗洛斯特并非中世纪的田园诗人，更不同于中国古代“穷则独善其身”的隐者，他生活在开放的不断更新的二十世纪，在物质文明高度

发展，精神文明产生危机的时代，他既不是为生计所困，也不是被任何陈腐的道德伦理观念所囿，他只是自觉自愿地远离了城市的豪华和喧嚣，扛起锄头选择了农耕。这种选择由于日后几十年的坚定不移，从而证实了它的非一时冲动。弗洛斯特生活方式的选择及其笃诚的生活实践，已经构成了这样一种生活风度：轻松愉快，宽容豁达。在一个特定的生活环境中，也就是新罕布什尔的一个农场上，诗人长年累月地播种、收割，正如他自己说的：“劳动成果就是劳动者享有的最甜美的梦”；他和飞鸟、流云、运动不息的大自然对话，他和亲人、朋友、匆忙仓促的过客交谈。而这种生活风度，经过诗人心灵的过滤、沉淀，幻化成清新优美的诗歌，在现代社会纷乱而不知疲倦的“噪音”中，它犹如一池静水，令人赏心悦目，也因此而生出无穷的魅力。

二

但净土是不存在的。

人类社会发 展至今，经历了无数的浮沉，自然应该历史地得出这一结论。

于是我们看到了弗洛斯特更具普遍意义的诗篇，不仅仅是一种生活风度的纪实，不仅仅是一种愉快心情的流露，建立在朴素的生活和愉快的心情之上，还有着明澈、睿智的彻悟。要知道，弗洛斯特并非天真无知，更不是矫揉造作，自然和社会从来没有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完美过。他看到社会上潜伏的危机，也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无情的隔膜，但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以至于要耸人听闻地夸大吗？人类照样在规律地进步着，美和丑都同时存在。弗洛斯特仍然坚持他的信念：一首诗应该

从喜悦开始，以智慧结束。这实际上就是他的诗歌的最概括的评价。它至少包括了两方面含义：喜悦和智慧。

喜悦的特征我们已有所感受，这在弗洛斯特许多歌中都有表现。《野葡萄》写兄妹两人采野葡萄的经过，以一个顽皮的姑娘的口吻道出，嘻嘻哈哈，没一句正经，直到自己被树枝吊到半空也满不在乎，全诗充满了孩子的天真、风趣和奇思妙想，活泼泼完全是一个野姑娘的得意忘形和无忧无虑。即便如此，读者还是被这首诗所感染，毕竟，在紧张繁忙的生活中，人们似乎都有一种隐隐约约的缺憾：童年时代的纯洁无瑕久违了。

童年的乐观虽然美好却相当脆弱，经历过苦难的信念永远属于强者。弗洛斯特强调的智慧是对世界的深刻认识。《补墙》中的“墙”象征了人为的隔膜，反映出现代人心灵的难以沟通；《小鸟》讽刺了生活中某种人的自私和不负责任；《没有走过的路》怀着深深的叹息回顾以往的选择；《雪夜林中小停》则流露了大多数现代人共有的孤独疲惫的心态；《职责分明，各管各的》比以上诗歌激烈一些，借蚂蚁之间的冷酷无情讽喻了现代人的某些麻木不仁；同样，《准备吧，准备》也表达了对一位老妪冷落寂寞的晚年的不平，诗歌结尾有点儿一反常态，失去了诗人惯常的从容超脱，气愤愤地：

宁可气派十足地走下墓地，
哪怕身边只有金钱买来的友谊，
也强似一无所有。准备吧，准备！

虽然，弗洛斯特的隐居并非与世隔绝，对现代社会一无所知。作为诗人，他有对社会弊病和人的局限的敏感，他的可贵之处在于：认识到社会的不完善而没有颓废厌世，堕落沉沦，

认识到人的局限而没有妄自菲薄、自暴自弃；他仍然那么执着、那么认真地眷恋人生，你看他怎样对待黑暗：

啊！我可不愿意进去，
我出来是寻找星星。

——《请进》

你看他怎样评价人生：

人世间才是爱的理想场所。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地方。

——《白桦树》

一个生活在危机四伏的社会中的人，还能保持这样的信念，的确难能可贵。为此，我们不能不认为弗洛斯特的人生观是积极健康的。在他的祖国，当人们看到一个同他们有着共同烦恼的人仍那么有滋有味地生活着，不带怨怒，不带哀愁，仿佛永远温和着脸，仿佛对一切都宽容，于是，人们对他的欣赏乃至崇拜也就不是那么毫无理由了。因为，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已经对他的同胞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吸引力，正如一位批评家所说：“他的同胞，由于身陷嘈杂和贪婪的巨笼中，都喜欢弗洛斯特，热爱他那安静的生活。实质上，弗洛斯特象征着一种安静、自知、独立的普通人——每个美国人都梦想成为这样的人。”

三

还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可能要算弗洛斯特的幽默以及他

那貌似漫不经心实际上却颇具深意的诗歌表现艺术。

读了《野葡萄》，我们会为弗洛斯特的幽默捧腹，老翻译家方平甚至把这首诗称为“纯幽默诗”。其实，弗洛斯特诗歌的“喜悦”特征多半由于他的幽默，这在上面提及的一些诗歌中我们已有所领略。对小鸟的不负责任和蚂蚁的职责分明，弗洛斯特的嘲讽并不是声色俱厉，严辞说教，而只是以委婉、温和的口吻道出，沉重的叹息化作轻松的一笑。在《白桦树》这首回忆童年生活的诗歌中，弗洛斯特更是借助孩子们天真活泼的想像，创造出令人称绝的幽默：

我多么想离开这人世片刻，
然后再回来重新开始生活。
命运呀千万别故意曲解我的心意！
别答应我一半愿望让我有去无回！

孩子们爬上白桦树，悬在半空中晃晃悠悠，因此联想到离开人世，进而权衡，才发现是冒着一去不返的风险。《忧虑》通过落叶言志，一开头就诙谐风趣：

“风呵，我们要跟你去飞翔！”
落叶纷纷喧嚷，随风飘荡；
但它们渐渐睡思昏沉，
最后要风也留在自己身旁。

愿望和实际完全不是一回事，人们常常把自己的能力夸大了，弗洛斯特的讽刺是轻微的，人们也只会发出善意的微笑。《受崇拜有感》是一首只有六行的小诗：

海浪退去，那最后的浪潮，
卷来一团海草，把我双腿缠绕，
在海水杂物的猛烈的冲击下，
我光脚站在水中，全身晃摇，
若不是赶紧迈出步子，我就会象
被盲目崇拜的偶像扑哧摔倒！

就是这样一个片断的想像也如此妙趣横生，让人喜不自禁。弗洛斯特的幽默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直到临终，他留下的遗作《离开》，写到他即将离开人间，走进另一世界：

此刻我走了出去，
离开这大千世界，
我的鞋子和长袜，
对我无牵也无碍。

我把城里那帮好友，
一一留在我的身后，
但愿他们饮酒尽欢，
然后躺下，万事俱休。

从里边我们看不到任何悲戚痛苦和沉重不堪，仍然那么轻松，仍然那么诙谐，比庄子的“鼓盆而歌”也毫不逊色，一个智者的豁达与超脱，一个哲人的冷静和彻悟，就如此这般活泼泼地跃然纸上了。

弗洛斯特的诗歌表现艺术也恰恰吻合了他的生活风度以及生活态度。他的诗风是朴素写实的，英国批评家马库斯·坎利

夫说：“他重视朴素的事实胜于比较深奥的真理。”这话说对了一大半，弗洛斯特确实重视朴素的事实，他的诗描述性和叙事性都很强，请看：

一片露湿的牧场，形状大小，
象一轮太阳，象一粒珍宝，
那一圈儿宽广，也不过
周围的树木那么高。
在这里，几乎密不透风，
扑鼻的浓香，让你透不过气，
这儿是暖洋洋的“庙宇”一座——
有那么多香花在吞吐呼吸。

——《繁花似锦》

泥泞中走来两个陌生人，
当时我正在院子里劈柴。
“使劲！”这高高兴兴的呼声，
使我把斧头停了下来。
我很清楚他为什么磨蹭，
等另一个人远远走开。
我很清楚他想什么事情，
他想得点报酬，替我劈柴。

——《泥泞时节两个流浪汉》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忽视真理。事实上，对弗洛斯特的诗，我国现代女诗人郑敏（她现在是学者兼诗人）有过很精当的评价，她认为弗洛斯特许多诗都属于“高层结构诗”，“在弗罗

斯特的诗中，现实主义这底层结构是诗的主要骨架，而超现实的高层很少单独出现在诗里，却往往以虚幻的光彩浮泛，渗透在现实主义的结构上，使诗者感觉到隐约之间还有一层超出诗中现实主义描述的深意存在”。在分析了一些具体诗歌之后，她又指出：“这种在客观的结构上投以主观的象征的意义使得弗洛斯特诗具有多层结构，有摸得着的现实的架子，又有来自现实的结构上的光影。走进他的这类诗中，读者好像走进一座建筑，既有看得见的有形的拱顶、塔尖，又有一种精神力量，使你赞美它。一座有艺术价值的白塔不仅是一个若干高，若干大的体积，它的有形结构还传达了一种精神力量，一种美。”事实上，我们读弗洛斯特的诗，就如同跟着弗洛斯特一道散步，曲径通幽，我们走啊走，兴致盎然，不知不觉地，仿佛到了尽头，这时候，蓦然回首，豁然开朗，恍然大悟。他的《无题》叙述一次伐木过程，全诗如下：

冬日我独自在丛林深处
一股劲儿伐木丁丁。
我的目标选定一棵枫树
把它砍倒了又放平。

午后四时趁着残阳辉映，
我扛起斧头回家转。
留下一连串斑驳的足印，
在绚丽多彩的雪原。

我看不出一棵树的倾覆，
算是大自然的失败。